

羅爾網 編著

太平天國金石錄

正中書局印行

羅爾網 編著

太平天國金石錄

正中書局印行

自序

爾網昔在國立北京大學研究院文科研究所考古室供職，整理藝風堂金石拓本，始涉獵金石之學，知金石可以證史。而其時公餘復治太平天國史，於是遂有蒐集太平天國金石之志。顧太平朝建國僅十四年，金石之文不多見，十年收集所得僅茲編十一種，三十年一月，乘請假回里省親之暇，乃彙爲一編，並各加跋文於後，名曰「太平天國金石錄」。斯編雖不過吉光片羽，然太平天國之宗教、思想、制度以及史蹟，藉以考見者固不少矣，然後深信金石證史之言爲不謬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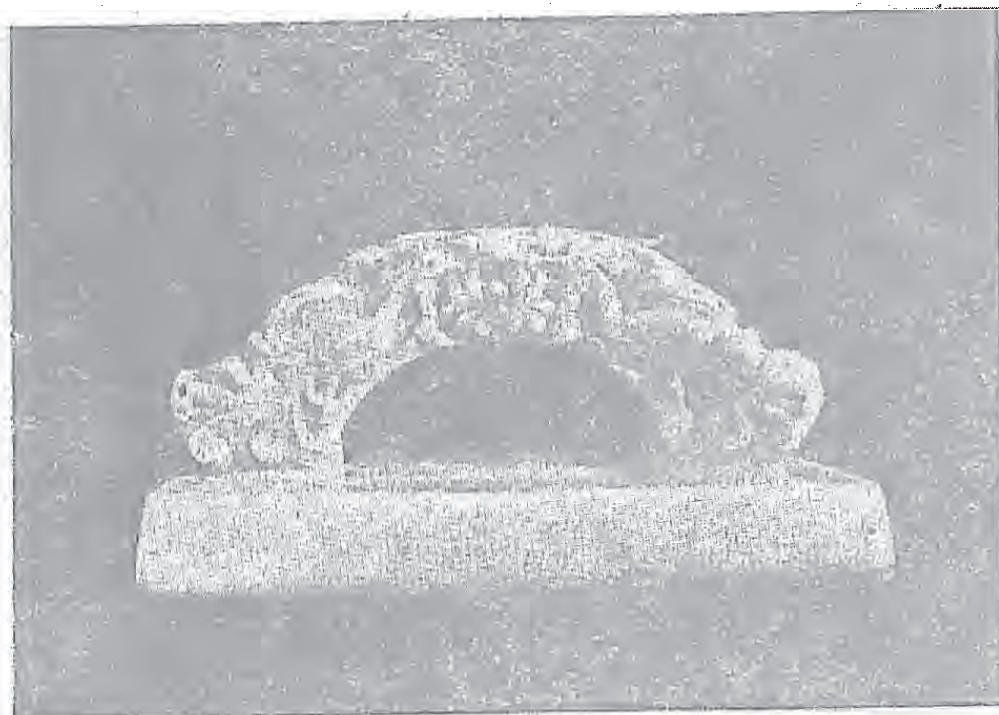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元旦羅爾網謹誌

目次

壹	太平天国玉璽……………	一
貳	太平天国錢幣……………	九
叁	翼王石達開慶遠白龍洞題壁詩……………	一四
肆	福字碑……………	二二
伍	常熟報恩牌坊碑序……………	二七
陸	永安礮臺長樂礮臺碑……………	三一
柒	翼王石達開曾祖母墓碑……………	三七
捌	銅礮銘(三冊)……………	四〇

壹

太平天国玉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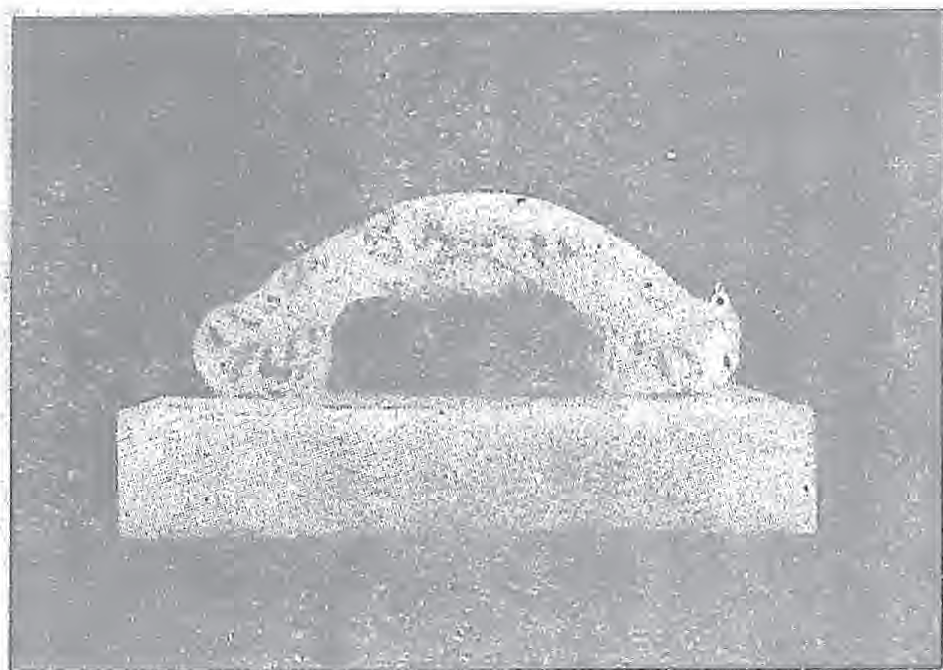
太平天国金石錄

(一) 璽玉国天平太



一





(二) 璽玉国天平太



【太平天国玉璽跋】

右太平天国玉璽二方，於太平天国甲子十四年六月初六（即同治三年六月十六）天京失

守之夜爲湘軍所奪獲，同時並獲金璽一方，曾國藩專差齎送軍機處，存於方略館，^①民國成立，移歸國務院保存，十二年由國務院移歸國立歷史博物館保存。其金璽一方，上鐫「太平天国萬歲金璽」等字樣，^②已於同治四年（西曆一八六五年）八月爲軍機處章京刑部郎中薩隆阿盜竊外出鎔爲金條矣。^③

今所存太平天国玉璽二方，皆用青白玉做成，第一方徑六寸一分強，高八分強，紐高二寸二分，紐背刻雲紋，紐側刻雙鳳朝陽紋。璽文四周上作雙鳳朝陽紋，左右作龍紋，下作立水紋，共四十四字，宋體正書。第二方徑尺六寸五分，高一寸二分，紐高二寸一分強，紐背刻雲紋，紐側刻雙鳳朝陽紋，璽文四周上作雙鳳朝陽紋，左右作龍紋，下作立水紋，共三十八字，宋體正書，上方右角已斷，以黏補之。二璽文字，其見上影本。至璽文釋義，第二方甚顯明。第一方則頗費解釋，其讀法大概如下：「太

① 據曾國藩金陵克復全股裨賊數次摺報陳逆首正法片，均見曾文正公奏稿卷二十五。

② 據同治四年十一月清內務府奏失太平天国金璽事逃萬盛長首飾鋪夥王大供，見文獻叢刊第十九編，案張德聖賄

情証卷六偽印官天王金璽改「璽」作「璽」是其原字本作「璽」。

③ 據同上述。

平玉璽，天父上帝，恩和輯睦，天王洪日，天兄基督，救世幼主，主王與篤，八位萬歲，真王貴福，永定乾坤，永錫天祿。」天王洪日者，因爲天王自稱爲太陽，故曰洪日，天王在欽定前遺詔聖書聖人約翰天啓之傳第六章批云：「朕是太陽，」又十全大吉詩教人真心對天王云：「燈草●開來對日洪，」都同此義，天兄基督則爲指耶穌，因爲天王以耶穌爲上帝長子，而已爲次子，所以稱耶穌爲天兄，真王貴福者，乃幼主的名字，幼天王供云：「自少名洪天貴，數年前老天王叫我加個福字，就名洪天貴福，」惟八位萬歲一句難得確解，按朝天朝主圖有「爺哥朕幼光明東西，」「光明東西八數爺」等句，爺指上帝，哥指耶穌，朕天王自稱，幼爲幼主，東爲東王楊秀清，西爲西王蕭朝貴，至光明所指，據太平天国戊午八年所刊太平禮制「光」爲天王第三子光王，「明」爲天王第四子明王。此八位在天朝大概視爲一體，故有「八數爺」之語，而光明爲天王之子，父稱萬歲，子亦萬歲，東王爲上帝降託，西王爲耶穌降託，上帝耶穌既稱萬歲，其降託者亦稱萬歲，理均可通，惟考太平天国辛開元年所刊太平禮制定天王第三子臣下呼稱爲「王三殿下千歲，」第四子臣下呼稱爲「王四殿下千歲，」

●案賊情彙纂卷八隱語燈草條云：「賊稱人心爲燈草，」故「燈草開來對日洪」者，即教人真心對天王也。

並無萬歲之稱，豈其後對初制有變，諸子亦得與幼主同稱萬歲耶？若果不謬，則八位萬歲殆卽指爺、哥、朕、幼、光、明、東、西八位歟？

第一方玉璽製作年代，據忠王李秀成原供云：「天王在長沙南門製造玉璽……製造璽成，攻城未下，計及移營，」是此璽製作年代，乃在天王起事後第三年，卽太平天國壬子二年（清咸豐二年）冬攻長沙時。但細味上釋璽文，對此年代尙有可疑之處，第一，據幼天王供：「自少名洪天貴，數年前老天王叫我加個福字，就名洪天貴福，」今此璽有「真王貴福」之語，不應係初期製作。第二，若上文解釋「八位萬歲」係指爺、哥、朕、幼、光、明、東、西八位而言爲不誤，則從光明二王之生年卽可斷定此璽製作年代。案天王第三子光王生年不詳，第四子明王生年則尙可考。賊情彙纂著錄有一篇東王誥諭國宗、偉俊等備辦奇珍異寶回京，以慶賀王四殿下滿月文件云：

茲於九月二十四日又蒙天父勞心，恩命王四殿下下凡，繼治天下，佐理萬國之事，真是天朝喜事，重重有加無已。爾等出師在外，未得周知，爲此特行誥諭，仰爾國宗暨各佐將轉諭各統下官員人等，俱要多多備辦奇珍異寶，差派委員，押解回京，以備十月二十四日王四殿下滿月之期，天王登朝謝天之用。

案彙纂未著錄此諭年月，但讀諭中「爾等出師在外」及「押解回京」兩語，知係在天京（今南京）所發。考太平天國定都天京係在癸好（諱「丑」爲「好」）三年春，明王既生於天京，必在是年春之後。今此璽有「八位萬歲」之語，不應爲壬子二年冬製作，然則忠王供所言之玉璽，豈係另一方不同之玉璽歟？然爾綱對璽文釋義，尙未敢認爲定論，則吾人亦惟有以疑傳疑而已。

第二方玉璽製作年代，約在天王自盡後，幼天王登極之時，案天王於太平天國甲子十四年四月十九日（即同治三年四月二十七日）知大勢已去，服毒而死。是月二十四日（即同治三年五月初三日），諸臣擁立其子洪天貴福，稱爲幼天王，又爲重造玉璽，幼天王後在江西被執時自供云：「自少名洪天貴，數年前老天王叫我加個福字，就名洪天貴福。登極後，玉璽於名字下橫刻真主二字，致外人叫洪福。」今案此璽果橫列「真主」二字，與幼天王供合，璽文並有「幼主作主」之文，則幼天王登極後所製玉璽，應即此璽。考左宗棠同治三年九月初六日附陳杭城餘匪竄出情形片云：

頃據黃少春送到所獲幼逆六月二十四日給偽首王范汝增黃綱偽詔，則幼逆由金陵竄出，實無可疑。閱所鈐偽璽上方橫列「太平天国」四字，下方橫列「玉璽」兩字，左刻「天下太平」，右刻「萬方來朝」，中刻「皇上帝基督帶頂幼主作主」字一行，而頂字玉旁刻作「主」字，拆視則真主二字。

左氏所述幼天王璽文，與此璽全合，可證此璽確爲幼天王玉璽。但左氏所述幼天王此詔所蓋璽，乃木質璽而非玉璽，因幼天王此玉璽，在甲子十四年六月初六日天京失守時已爲湘軍所奪，及逃出天京，乃重作木璽。同治三年十月二十七日江西巡撫沈葆楨報獲木質偽璽片云：

據席寶田稟前獲洪福頤時，詢以偽璽何在，據稱玉刻偽璽並未帶出金陵，至廣德時另刻木質偽璽，係交親信賊目背負，現已不知所往。旋查該賊目已經營中擒獲，提訊供稱九月初九夜被俘之時即已拋棄山谷，席寶田隨派弁勇及石城縣差役押同該犯前往尋覓。十月初五日於廣石交界民家得該逆木質大小偽璽各一方，所刻皆違悖字樣，稟送呈驗前來。

據此可知左氏所見幼天王給首王范汝增詔所蓋璽，乃逃到廣德後另刻之木質璽，不過沿用玉璽二字，而璽上所刻文字亦與玉璽所刻者全同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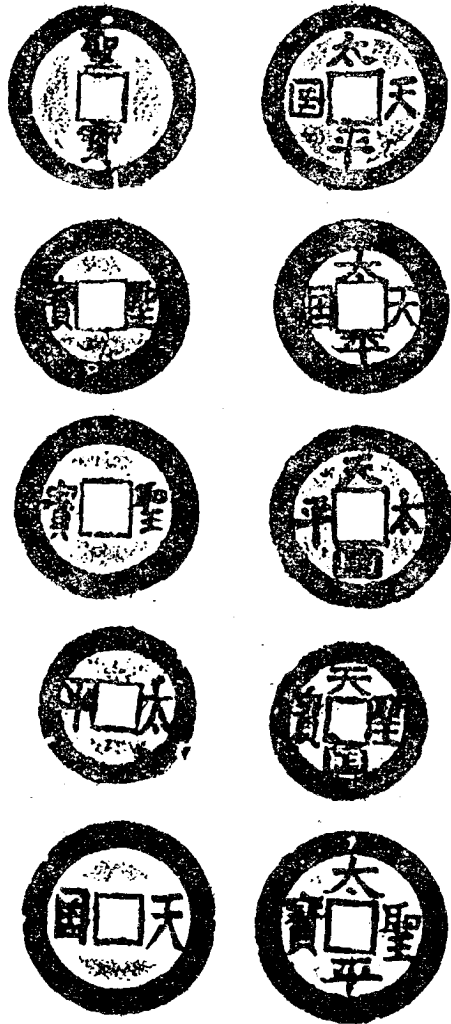
貳 太平天国錢幣



太平天国金石錄



九



【太平天国錢幣跋】

右太平天国大錢拓本一分，正面刻「太平天国」四字，背刻「聖寶」二字。小錢拓本五分，第一分正面刻「太平天国」四字，背面刻「聖寶」二字，直列與大錢同。第二分正面刻「太平天国」

四字，背面橫刻「聖寶」二字。第三分正面亦刻「太平天国」四字，但「太平」兩字橫列，「天国」兩字直列，與第一第二兩分不同，背面則橫刻「聖寶」二字。第四分正面刻「天国聖寶」四字，背刻「太平」二字。第五分正面刻「太平聖寶」四字，背面刻「天国」二字。以上各拓本刻字款式雖有不同，而「国」字皆从口从王，不作「國」，又曰「聖寶」，不曰「通寶」，則無不皆同。蓋依洪秀全之說法以爲國者，「謂王居於中也」，故太平天国之「国」必須从口从王。而其建國宗旨以萬物皆歸於上帝，非個人所得而私有，故其庫藏曰「聖庫」，曰「聖糧」，而錢亦曰「聖寶」也。

太平天国大錢世多廢品，余於友人某君處曾見廢品數枚，其面皆作「太平天国」，背則一枚刻「東王府」，一枚刻「西王府」，一枚直刻「聖寶」二字，兩旁刻「復漢滅滿」四字，考李圭金陵軍事彙略記太平天国錢云：「徧搜廢銅鑄錢，其文一面爲聖寶，或重寶字樣，狂悖可哂，而輪廓肉好，亦頗整齊，至今或見之，蓋銷毀未盡者。」不言刻「東王府」「西王府」「復漢滅滿」字樣也。且太平天国錢幣所以稱聖寶者，以財歸上帝，不許私有也，今刻「東王府」「西王府」，則爲東西

一 據張汝府金陵省難紀略。

王所私有，顯與太平天国制度不合，至「復漢滅滿」字樣，乃白蓮教之口號，吾人在太平天国文書中從未見此語，衛聚賢中國考古學史論，偽造古物一段有云：「古物既然偽造，而不古之物也有偽造者。太平天国起於廣西，廣西省政府於前年搜集太平天国史料，杭州古玩商人乘此偽造大批太平天国銅石以售，」即余所見贗品之類也，惟余所得者，考之李圭記載，當為真品，余此品於民國二十四年舊曆新年偶於北平廠甸錢攤上得之，錢重二兩，厚約二分。考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五月初九日解天義李明成致英國翻譯官福書稱：「承尊意喜我國造聖錢，囑余給付……茲將我國聖錢如託付呈銀錢貳拾元，青錢拾元，祈麾下晒納，留為粗玩，是所幸甚。」同年七月十一日書又稱：「敝國聖錢今已辦上大花錢壹元，敬呈麾下取玩，以表友情。」^①據此兩函，知李明成所送英國翻譯官福之太平天国錢幣共有銀錢、青錢、大花錢三種，案青錢或謂即小制錢，銀錢或疑係仿當時粵港間所用之外國銀幣之制。然則所謂大花錢者殆即余所得之大錢歟？此大錢上所刻之字，筆力遒勁，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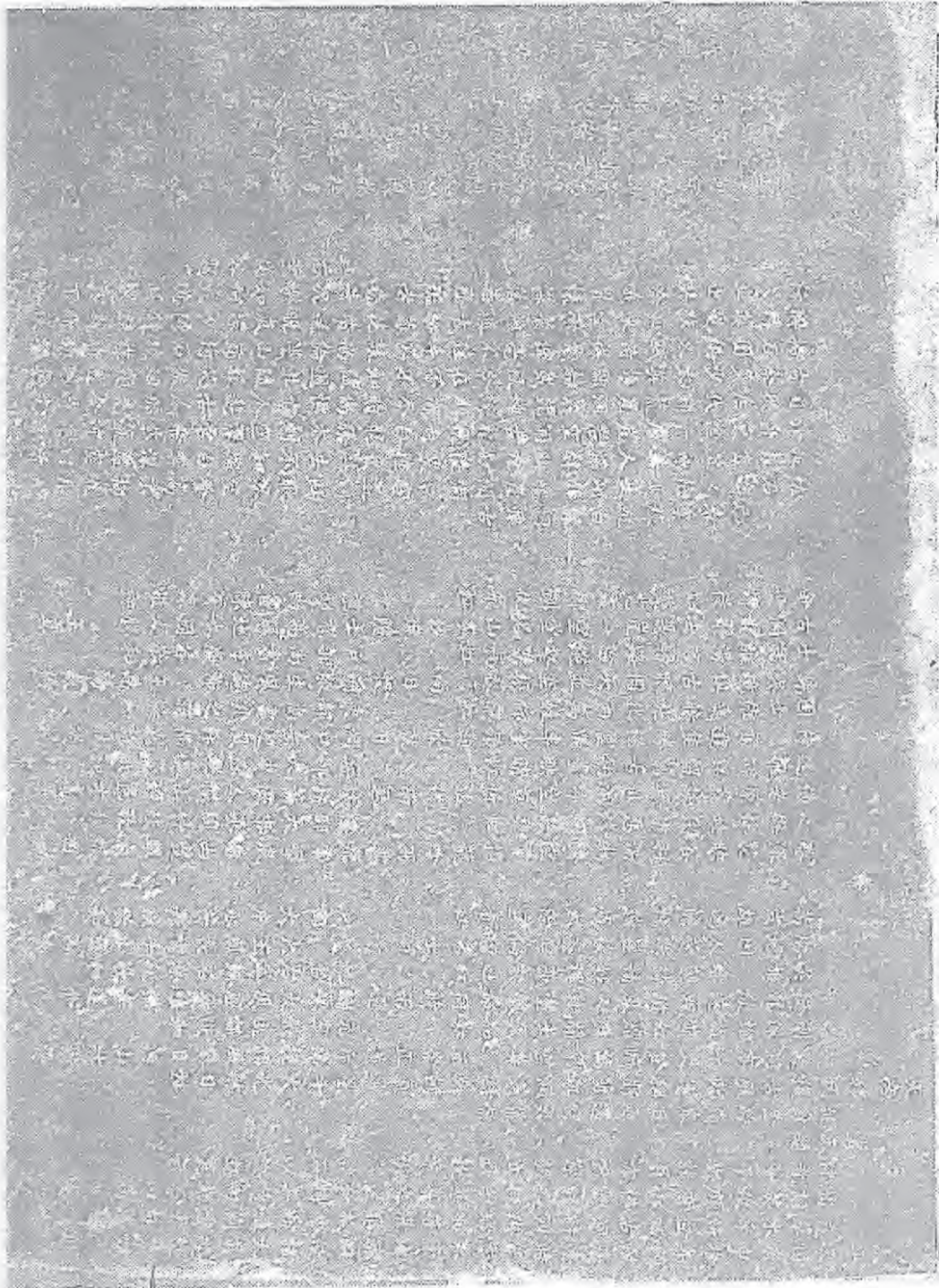
① 原件現藏倫敦不列顛博物院東方部。

② 同上。

倫敦不列顛博物院所藏天王手批艾教士論文，故宮博物院所藏天王手書命薛之元鎮守天浦省，詔，字跡神韻相同，殆爲天王所書歟？倘余之鑑別不誤，則一代革命英雄，其手蹟播之吉金，範爲泉貨，使後人得以低徊景仰，亦太平天国史中一佳話矣。

至於太平天国小錢，北平廠甸錢攤上常有發現，索價亦不昂，以一角換一枚足矣。余居北平數載，共得五十餘枚，其中以正面刻「太平天国」，背面刻「聖寶」者爲最常見，他種則少見。其時余主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考古室工作，曾以其半送該所保存，餘者於二十六年秋北平淪陷後寄歸，已全失落。今所存者惟世所罕見之大錢一枚耳。

叁 翼王石達開慶遠白龍洞題壁詩



【翼王石達開慶遠白龍洞題壁詩跋】

右翼王石達開慶遠白龍洞題壁詩，慶遠今廣西宜山縣，白龍洞在慶遠對河近郊。民國宜山縣志卷一北山條記白龍洞中「壁上舊有明岳和聲詩，咸豐間，逆匪石達開刊其黨唱和詩於此，因磨去」，卽指此詩也。考達開於太平天国己未九年（清咸豐九年）九月初六日（陰曆九月二十日）克慶遠，明年四月二十九日（陰曆四月十九日）棄慶遠南下賓州，此詩作於太平天国庚申十年（清咸豐十年）季春，乃達開克慶遠後半年，而大軍將棄慶遠前一月之事也。

此詩刻首達開序文，次達開詩，標「翼王題」三字，又次爲翼王府諸臣和詩，末附劉雲清原韻，翼王此詩蓋因見劉雲清詩有斥佛息邪意，故命將其詩句勒石以爲世迷仙佛者警，並與其臣下就劉氏原韻賦詩以誌遊覽者也。吾人讀此詩，知達開登臨時節，尙不忘「毀佛崇天帝，移民復古風」。

① 據民國宜山縣志卷二。

② 據劉武慎公遺書卷二類稿一，咸豐十年五月二十一日收復慶遠及柳州防勦情形摺，宜山縣志作四月初九日誤。

之願，足見彼對其宗教信仰之誠篤，而詩中一種英挺絕倫之氣概，尤可見英雄本色，絕非詩人文士所可摹擬。吾人將此詩之風格思想以與世所傳石達開僞詩相衡，則其真僞有不待辨而自明者矣。

翼王府諸臣和詩者十人，曰元宰張遂謀，地臺右宰輔石蔡親，戶部大中丞蕭壽鑽，禮部大中丞周竹歧，兵部大中丞李遇隆，吏部尙書孔之昭，戶部尙書李嵐谷，禮部尙書陳寶森，工部大中丞呂玉衡，精忠大柱國朱衣點。除石蔡親孔之昭陳寶森呂玉衡事蹟不詳外，其他六人均見記載。張遂謀於太平天国乙榮五年間已任天朝殿左二十九檢點，守舒城縣。丙辰六年，從達開援武昌，天京內訌，隨達開回京，時已升春官丞相。戊午八年秋，達開大軍由福建入江西南安，分軍爲五路，遂謀與劉逸才同統一路。己未九年春，入湖南，遂謀自將一軍，隨達開攻祁陽，時已膺元宰之封。旋隨達開

① 據德堅賊情彙纂卷二劇賊事略下。

② 據忠王李秀成原供，案忠王誤遂謀爲瑞謀。

③ 據曾文正公奏稿卷十二，蕭啟江在南康勝仗摺，按此摺稱遂謀官職爲承宣，考承宣官職爲王府屬官，其職尚低於尙書，而遂謀於丙辰六年已任春官丞相，曾奏當有誤。

④ 據格文忠公奏議賊勢趨重寶慶官軍勦辦情形摺。

入桂。蕭壽鑽湖南湘鄉秀才，乙榮五年，在茶陵授徒，加入太平軍，初充先生，於大軍入江西時，任渠帥，與蔡次賢同統一路，及入湖南，力戰寶慶道州間，時任大經略。周竹歧於入江西時已任尙書，與李遇隆同統一路，入桂後，達開進圖四川時，未隨往，轉投雄踞貴縣平天山之黃鼎鳳任軍師，至甲子十四年四月，與鼎鳳並爲清廣西布政使劉坤一所擒誅死。李遇隆在大軍入江西時任尙書，與周竹歧同統一路。李嵐谷曾任湖北蘄州監軍，案監軍爲太平天国守土官，略等於滿清之廉

① 據左文襄公全集書牘卷五與劉蔭渠。

② 據曾文正公奏稿卷十二蕭取江在南康勝仗摺。

③ 據駱文忠公奏議賊勢趨重寶慶宜軍勦辦情形摺。

④ 據曾文正公奏稿卷十二蕭取江在南康勝仗摺。

⑤ 據民國貴縣志及平桂紀略。

⑥ 據曾文正公奏稿卷十二蕭取江在南康勝仗摺。

⑦ 據賊情彙纂卷二割賊事略下附守土鄉官。

隸知州，而權較重。①朱衣點於大軍入湖南時，與賴裕新同攻武岡，②隨達開入桂，其後達開棄慶遠南下，衣點隸後旗宰制余忠扶部，從羅城融縣入永寧州境。嗣忠扶爲其下所殺，衆推衣點爲首，遂背達開東走，③出湖南，經南贛，入福建汀州，又由汀州回江西，轉戰寧都建昌河口等處，④遂隸忠王李秀成麾下。時曾國藩上奏清廷，稱其官爵爲孝天豫。⑤至癸開十三年二月，圍攻降清之叛軍略國忠部於江蘇常熟，兵敗被執死，時已晉爵孝天義矣。⑥

諸人事蹟可考者大略如上。至彼等和詩內容大抵爲攀龍附鳳之作，與史事無甚關係，惟周竹歧和詩有句云：「慘此民情惡，烽煙蔽碧空。」正詠當時慶遠一帶本地人結團與太平軍爲敵事。宜

① 據上書卷三偽官制偽守土官鄉官條。

② 據啓文忠公奏請賊勢趨重實度官軍勦辦情形摺。

③ 據劉武愼公遺書卷二，奏稿一，截勦石逆餘匪摺。

④ 據曾文正公奏稿卷十六，覆陳奉祀三壇奏摺。

⑤ 據曾文正公奏稿卷十四，鮑超軍克鉛山摺。

⑥ 據李文忠公奏稿卷三，克復福山常昭解圍摺。

山縣志記其事云：「署思恩縣王宗海與德勝團紳及龍門團陳唐文父子永泰團藍運昌福慶團黃保清石太高順安團覃朝元石體忠等皆出力勦堵。各里丁壯窺賊黨大半被擄脅從，不樂戰鬥，以故出其不意，恆以十數人或三五人伏擊賊千百輒勝，殺賊無算，賊攻巖寨爲放石擊死者亦無算。」周竹歧此詩蓋紀實也。其後達開大軍卒不得，不舍慶遠南下賓州貴縣，殆與此事有關歟？

和詩諸人題銜，張遂謀爲「元宰」，石蔡親爲「地臺右宰輔」，蕭壽鐵爲「戶部大中丞」，周竹歧爲「禮部大中丞」，李遇隆爲「兵部大中丞」，孔之昭爲「吏部尙書」，李嵐谷爲「戶部尙書」，陳寶森爲「禮部尙書」，呂玉衡爲「工部大中丞」，朱衣點爲「精忠大柱國」。考內訌前翼王府所屬官制有六部尙書，每部一人，承宣二十四人，其他僕射掌門指使等供宿衛奔走之官各若干人。●此詩刻中孔之昭之吏部尙書。李嵐谷之戶部尙書，陳寶森之禮部尙書，皆翼王府屬官舊制，惟元宰地臺大宰輔六部大中丞以及精忠大柱國等職名則非舊制所有，杜文瀾平定粵匪紀略謂達開此時與天朝若合若離，故官名與金陵異是也。

●據賊情彙纂卷二爵官制偽朝內官條。

此詩刻達開序文及詩句各行比臣下和章高一格，第一行「太平天国庚申拾年」高擡三格，「翼王題」高擡二格，「天帝」高擡四格，其餘和章如張遂謀李鳳谷陳寶森諸詩之「王」字，石蔡親詩之「貴製」字，蕭壽鏞詩之「大王」字，孔之昭詩之「駕」字，凡意指達開者，皆不另行高擡，而惟從簡空一格示敬。考太平天國文書擡頭格式，賊情彙纂卷七偽語諭門首錄東王諭文一道，可視爲其典型。凡「天父」「上帝」「天」「天」等高擡四格，「天兄」「耶穌」「基督」等擡三格，「天王」「眞主」「主」「天国」「天朝」等擡二格，東王自稱之辭如「本軍師」及各王之尊稱皆擡一格，文末「太平天国年月日」一行則高擡三格，惟晚年於「太平天国年月日」上加「天父天兄天王」字樣亦擡四格。今此詩刻擡頭格式皆一一與此體制合。其達開序文及詩句各行所以比臣下和章高一格者，蓋所以示敬。其中凡意指達開之處皆從簡空一格以示敬者亦爲體制所許。惟達開依體制本應高擡一格，今高擡二格，儼然與天王並駕，此則由於其臣下推尊者，按諸體制，則僭矣。又詩刻內字體如國字从口从王，作國，如十年書作「庚申拾年」，年分之上冠以干支，此皆太平天國之制度。此外如石蔡親詩中「貴製詩精妙」句之「貴製」兩字，乃尊稱達開詩篇之辭，與燕王秦日綱報翼王稟稱達開諭文爲「貴諭」「請達開裁奪爲「貴裁」相同，蓋亦太平

天國文書之一種體制。

最後，吾人應一言插於詩刻中之李嵐谷懷古篇。此詩頗令人懷疑作者李嵐谷未必即係做和詩之戶部尙書李嵐谷。第一，做和詩之李嵐谷，係隨大軍出征，而此詩則云「宦遊到此。」第二，太平天國人物遵奉上帝教，斥仙佛爲虛無，而此詩則有遊仙意。第三，太平天國重忌諱，而此詩「怪石磷磷險且陡，」「掃石圍棋又賦詩，」「倚石披襟聊酌酒」諸句對達開卽爲不敬。若此李嵐谷與和詩之李嵐谷同一人，不應如此。第四，此詩輕視英雄事業，而以做遊烟霞爲樂，亦不似攀龍附鳳者之口吻。然吾人再三思之，此詩題詠年月則爲己未季秋，其時正達開克慶遠之日，同時有兩李嵐谷出現於慶遠，事難有如是之巧。且達開與諸員和詩所刻壁上位置，據宣山縣志係將明代岳聲和詩磨去刻上者。若作此懷古篇之李嵐谷與做和詩之李嵐谷不同一人，必與岳聲和詩同被磨去而不得保存其地位矣。此懷古篇從其年月觀之，應爲先刻者，其後始刻達開詩與諸人和詩，故致將達開諸人題詩分爲兩部，而中間遂有此篇懷古篇插入之現象。爲此兩項理由，尤其後者，又使吾人不得不

① 見賤情錄卷七僞本章式。

相信此兩李嵐谷原是同一人。果爾，則此身任翼王府戶部尙書之李嵐谷，乃一意志遊移之文士，而非忠貞不移獻身於太平天国革命之人物者矣。

肆 福字碑



【福字碑跋】

右于王洪仁珩書福字碑，其照片一見 Arthur Evans Moyle 所著之 Half A Century In
China 一書中，據著者稱此照片乃某西教士所攝，原拓本今藏英京博物院。一見金陵神學誌第五

卷第四號（民國八年十二月出版）爲陳援菴先生所藏。

據上言西籍註云，碑高十一英尺，寬九英尺。碑內大「福」字居下半之大部。上半半文云：「天兄基督救世主曰，虛心者福矣，以天国乃其国也。憂悶者福矣，以其將得慰也。溫良者福矣，以其將得士也。饑渴慕義者福矣，以其將得飽也。矜恤者福矣，以其將見矜恤也。清心者福矣，以其將見上帝也。和平者福矣，以其稱爲上帝子類也。爲義而見窘逐者福矣，以天国乃其国也。爲我而爲人詬誶害累惡言誹謗者福矣，以在天爾得賞者大也，當欣然受之，蓋入窘逐先知，自昔已然。」蓋耶穌基督山上訓言之九福諸條也。上部九福條文皆作楷書，大「福」字爲半行書。九福左旁之「庚申拾年」及大「福」字左上旁之署款「精忠軍師于王洪書」諸字，均爲草書。署款下蓋于王印，文曰：「太平天国開朝精忠軍師殿右軍于王洪仁玕」，「字皆宋體，直下，伴以雙龍捧日花紋，太平天国璽及印章俱刻宋體字，蓋天朝制也。大「福」字左下旁另有一印，其文未詳。

立碑時在太平天国庚申拾年，卽清咸豐十年。案洪仁玕字益謙，天王之族弟。金田起義後，從花縣至潯州，不遇天王而回。太平天国癸好三年（清咸豐三年）游香港教西人讀。明年遊上海，欲請西人送入天京，事未諧。時上海爲小刀會劉麗川佔領，亦不信彼爲天王弟，乃在洋館習天文歷數。是

冬返香港，仍習天文，教授西人，居香港四年。至太平天国己未九年春經廣東江西湖北而至天京。是月封義爵加主將，旋改封開朝精忠軍師頂天扶朝綱干王。此碑即仁玕抵天京後翌年所立也。

據陳援菴先生註云：「此碑在南京城，清軍克復金陵時毀之者。郭嵩巖出使英國時，曾以此拓本贈英人。」考洪仁玕著英傑歸真一書中，自述其廳內陳列有云：

內殿右邊一廳，鋪毡結綵，案尙（上）金玉銀杯鐘鏢古玩四圍羅列。壁掛一大「福」字，高長七尺五寸，橫闊六尺，尙（上）橫批天兄基督登山垂訓九福之言，旁寫精忠軍師干王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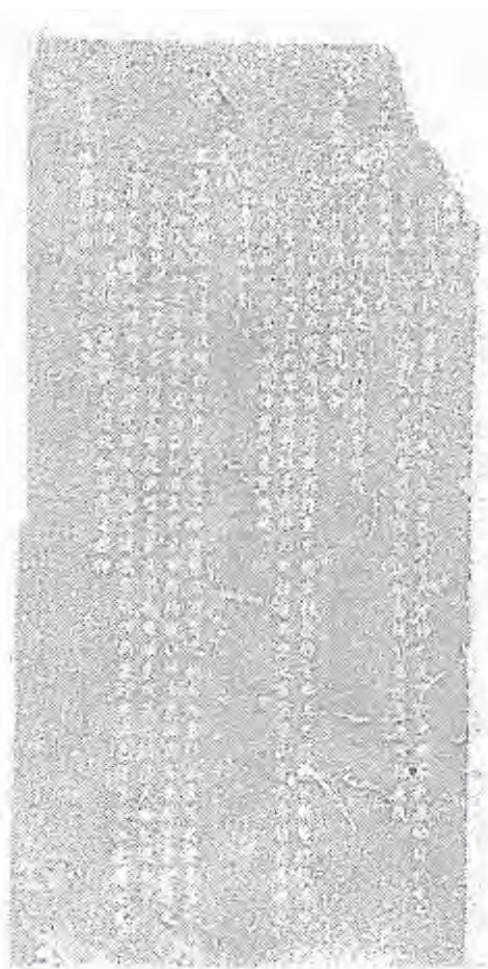
又考英人富禮賜（Forbes）於西曆一八六一年（即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二月至天京，訪太平天国諸王，據其天京遊記述干王府前景象云：

到干王府，則見金色與紅色互相輝映。府前街上有二亭，亭內常奏樂不斷……兩音樂亭之中有一大照壁，上塗龍鳳驢魚等形。壁上嵌有一大木牌（Board），上有金色大「福」字，福字上則刻有馬太福音書之福字諸條。

● 據干王洪仁玕供辭。

案兩處雖記及仁玕大福字及大福字上書耶穌福字諸條，然一則自述係掛壁之大中堂，一則記所見係照壁上所嵌之大木牌，均未言有泐石之事。豈此福字碑殆爲木製之大牌而非泐石歟？抑除洪仁玕自述所書之掛壁大中堂及富氏所見之木製者外，本另有泐石之碑即吾人今日所見之拓本歟？姑誌異聞於此以待證。

伍 常熟報恩牌坊碑序



【常熟報恩牌坊碑序跋】

右報恩牌坊碑高五尺一寸，廣二尺七寸。右上缺一角。碑文凡十七行，共三百九十七字，書法韶

逸，鑄工亦精。至序詞則體裁格式悉依太平朝制，如首段之盛稱天恩及天王受命作主均千篇一律之太平天国式文章，又如諱「上」爲「尙」，「貶敵爲「妖」亦皆當時制度。序詞用駢儷體，典麗喬皇，頗盡文章之能事，蓋出當地文士之筆也。

序中盛稱忠王攻略蘇浙兩省之武功，戰史斑斑可考，非諛諛語也。末言忠王治常熟政績亦鑿鑿有據，如云：「平租傭之額賦，準課稅之輕重，」可於民國二十六年春吳中文獻展覽會所陳列之太平天国田憑商憑見之，考湘鄉曾氏藏忠王原供自述克蘇州後，以德服人，蘇民歸附，於是救濟難民，借本爲生，減賦輕稅，聽民造納，故爲蘇民愛戴。又考時人蘇州王韜粵逆崖略記忠王治蘇有一百貨雲屯，盛於未亂時倍蓰」之評，嘉興沈梓避寇日記載當時蘇州情形亦有一「人烟轉盛，城市富民往來貿易，貨財充斥，初不知其爲亂世」之言。蓋忠王愛民若赤子，政績隆隆然，常熟在忠王旂幟下，民康物阜，民間感受恩德，故有此歌功頌德之牌坊之建立也。然此非獨常熟一地如是，而蘇州人亦因感德於閭門外爲立牌坊，且照胥門外湯斌之德政坊上橫題「民不能忘」四字，⊕當地士紳多人

皆列名其上。後李鴻章攻陷蘇州，見其碑初未詰問，會取富紳捐軍餉，蘇人勅諸清廷，鴻章怒曰：「若輩頌賊酋，吾不問，乃假此懟我哉！」則命五百人匠其碑，將按治。蘇人大懼，欲餉金數十萬謝之乃已。由是蘇人愈惡鴻章，竟構成光緒朝翁同龢（常熟人，光緒帝師）與李鴻章門戶之爭。●由是可知清代官書記載稱太平軍殘殺人民，姦淫擄掠，等於流寇，此種評論，殊不免成王敗寇之見。蓋太平天國前期軍紀嚴明，文獻斑斑可考，即至末期政亂，而忠王所部猶屹然例外。是故其生前到處受人民之歌頌，至死後猶受人民之愛戴，●確有由來矣。

此碑原樹於常熟南城外之接官亭大街。其牌坊係用白石所製，迄今街中猶聳立巍巍闕麗之白石牌坊一座，俗稱「天朝牌樓」，即當年所建之牌坊也。至此碑之發現，遠在清末光緒三十一年，

● 據陳澹際劉壯肅公碑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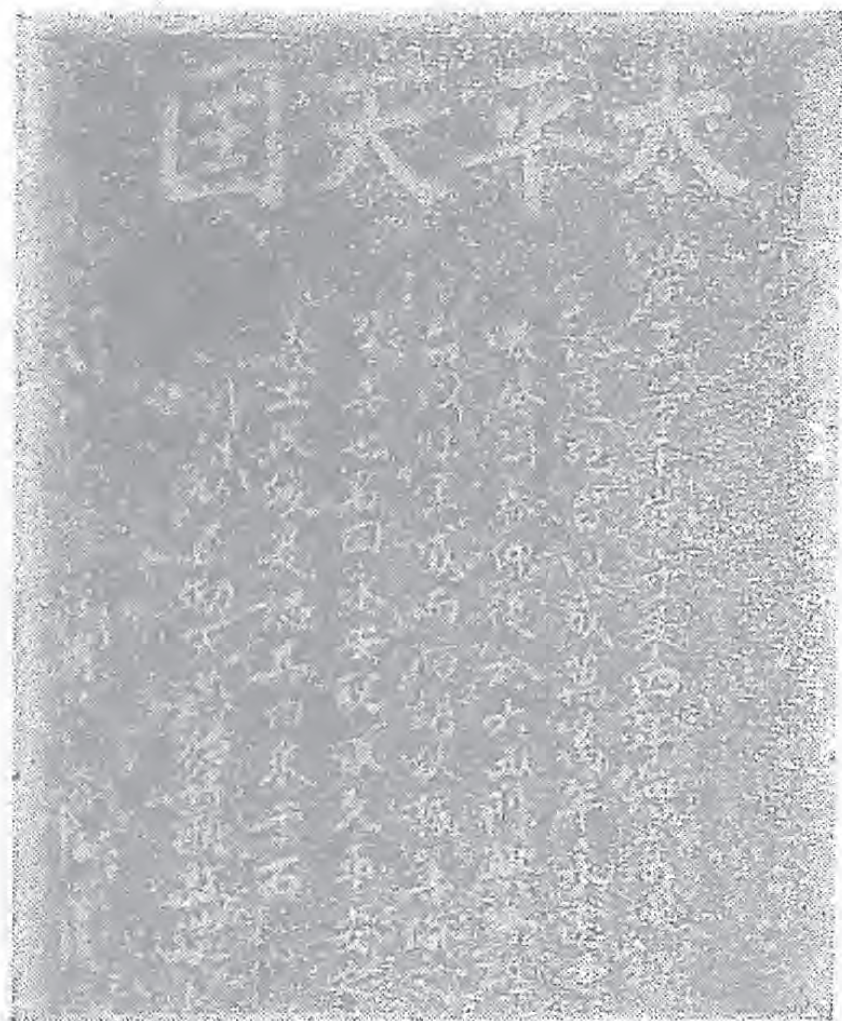
● 按天京既破，忠王遁至附近繡閭，鄉民爭匿之，及爲湘軍所執，鄉民竟將親兵王三清捉去殺而投諸水中，以爲報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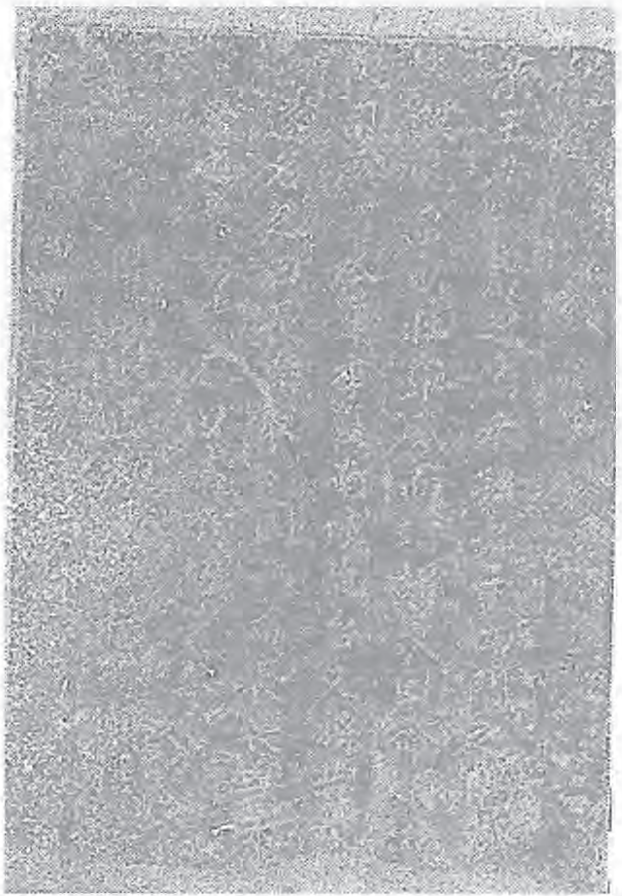
（據曾文正公奏高卷二十五覆陳逆酋正法片及裁撤湘勇查洪福瑱下落片）至就義之日，民間哀悼，爲焚紙錢，厭穢如旱云。（見清常熟乘衡居士之荷香館瑣言，據云詳見趙惠甫日記。）

邑人俞懺生氏偶經牌樓下，見一石刻背危牆立。適是處拆牆建屋，俞氏恐古蹟被毀，乃雇工將碑石舁回小廟場琴南小學校內（時俞氏方任該校校長），卽今之米業公會是。嗣細讀碑文，始知爲太平天國遺物，懼爲清吏偵知，亟將其倒仆於亂石堆上。此爲碑石之初次發現。至民國二十六年春，簡又文先生於蘇州文獻展覽會中，得見其拓本，因托人在常熟訪查，得之於米業公會內，於是將碑石移置縣黨部暫爲保管，當時曾有建專亭以垂紀念之議云。①

① 據簡又文常熟訪碑記，見滄經三十二期。

陸 永安礮臺長樂礮臺碑





【永安礮臺長樂礮臺碑跋】

右永安礮臺碑，碑額廣二尺九寸，高一尺，上鐫「永安砲臺」四大字，字作雙鉤，高九寸，闊八寸。碑高二尺二寸，廣一尺四寸。碑文上復有「太平天国」四字小額，字高三寸半，寬三寸，「天」字上畫比下畫特長，「国」字从口从王，均太平天国字體也。小額下爲正文，字高廣寸許不等，皆楷書。此

碑原建於浙江嘉興大西門礮臺，民國十八年嘉興拆城築路時在西門發現。現藏嘉興縣立圖書館後之宏文堂內。

長樂礮臺碑，碑額廣二尺四寸，高一尺，上鐫陰文「長樂礮臺」四字，高八寸，闊六寸。碑高一尺九寸，寬一尺四寸，上無小額，字長闊寸許，皆楷書。此碑原樹浙江嘉興南城礮臺，於民國二十四年開方出土，現藏嘉興南湖煙雨樓內。

此兩碑記興造嘉興城守礮臺者爲榮王，監造人爲勅大燕楊得順。楊得順事蹟不著無可考。案太平天国後期官制於王爵之下，分立義、安、福、燕、豫、侯六等世爵，各冠以天字。勅大燕乃楊得順之爵位也。榮王則爲守嘉興之主將，李鴻章左宗棠皆有專摺記其姓名事蹟。李奏作廖發受，左奏則作廖發壽。案清吏奏摺習慣，常將叛徒原名改爲惡意，如洪秀全之「全」有齊全美意，則改「全」

① 據英傑錄。

② 據李鴻章克復嘉興詳細情形摺。

③ 據左宗棠奏報浙師獲勝並會蘇師攻克嘉興府城摺。

爲「泉」，張洛行則改爲張落刑等是。李奏作廖發受，以左奏參看，「受」當爲「壽」之改寫，榮王名當爲廖發壽。碑稱榮王爲「榮王勞千歲」，碑文「榮」「勞」兩字俱簡寫，上从「艸」，永安 臺碑之「勞」字頗似「芳」字，兩碑細校，始能確定，此乃太平天国諸王之特別稱號，其制於某王爵之外，由天王另頒一字稱號，如干王稱「福千歲」，忠王稱「榮千歲」，侍王稱「雄千歲」是也。永安 臺碑建於「癸開春仲」，長樂 臺碑建於「癸開季夏」，癸開卽癸亥，「亥」音近「害」，故忌諱「亥」字而改爲「開」字。癸開爲太平天国十三年，卽清同治二年，上距太平天国克嘉興之時，至此適爲四個年頭，故永安 臺碑有「守禾四年」之語。考忠王 李秀成原供記初守嘉興者爲陳坤書 陳炳文，嗣坤書等他調，李供未載接守嘉興爲何人，據碑文知爲廖發壽，此碑可補李供之缺矣。發壽 守嘉興有令名，邑人沈梓著避寇日記：「有自發壽 守嘉興，軍民往來，如水之平之譽。又記發壽會攻吳江大敗歸，水陸敗兵萬餘人，行數十里，無一人民間私取草木一物者。某次，有部卒取豆腐乾一塊不予值，發壽聞之，卽正法。而所轄境內，賭徒逃匿淨盡，各鎮各鄉無鎗船蹤跡，沈氏自稱

「余生三十年目不見賭，獨有此時，竊思長毛號令，清時地方官所不逮也。」吾人讀沈氏記載，可知人民對發壽軍紀政績之欽仰爲何如，若發壽者，可謂太平天国晚期軍人中之表表者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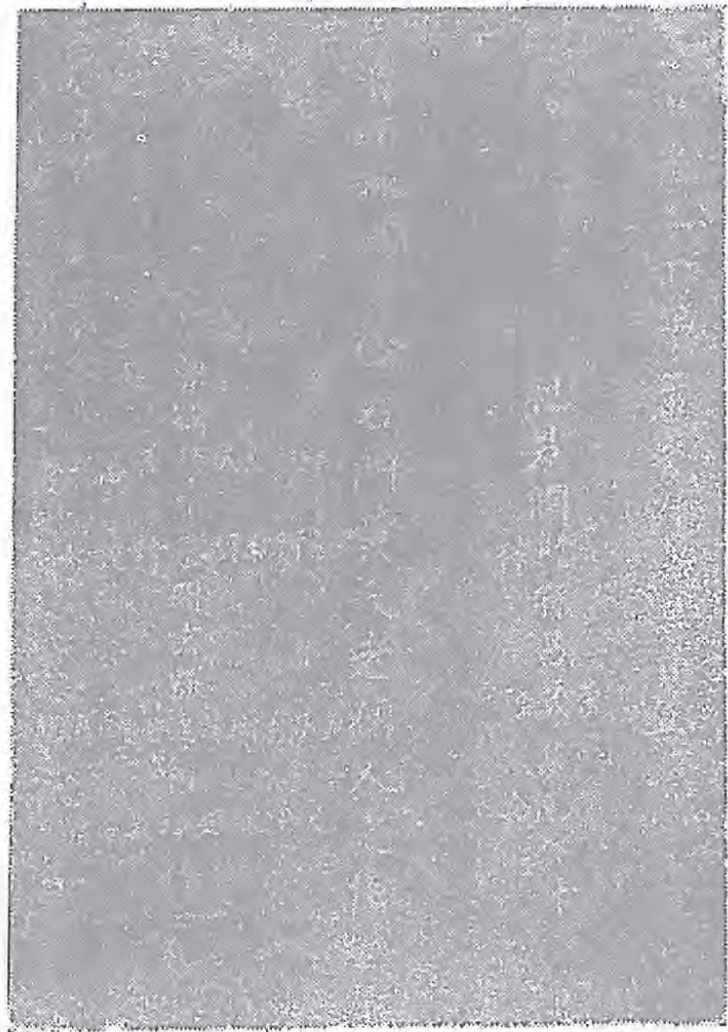
嘉興地當江浙之交，當時太平軍扼守此地，東與蘇常，西與杭湖爲犄角之勢，在戰略上地位甚重要。故太平天国癸開十三年冬，李鴻章淮軍既佔蘇州後，欲圖常州，卽分軍爲二路：一由無錫金壇進圍常州，一則水陸並進，越境入浙，與浙江左宗棠之湘軍會攻嘉興，蓋欲牽掣浙江太平軍以斷常州西路之援，兼固其蘇滬後路之防也。吳中平寇記所謂「將以掣杭賊之勢，外堵其竄越海塘，內堵其回竄滬」是也。當時淮軍既入浙，先後攻克平湖乍浦海鹽嘉善，於是嘉興東北方之屏蔽盡失，浙江湘軍佔領桐鄉，於是杭嘉之要路亦斷，至甲子十四年二月十二日（同治三年二月十八日）嘉興遂爲淮軍攻破，榮王慶發壽被執不屈死。自嘉興一破，常州杭州不旋踵皆陷，而天京於是年夏亦陷落矣。

嘉興之被攻落，就軍事論，固由於淮軍戰略之優，亦由於淮軍兵器之良，而非太平軍防守不嚴

● 據李鴻章克復嘉興詳細情形摺。

也。考太平軍守城之法，守險不守陴。榮王廖發壽之守嘉興，猶守此成法。據李鴻章圍攻嘉興片記，領嘉興小西門北門外等處石營，奪獲大礮五十餘尊。所謂石營，乃太平軍守險之工事，其上安大礮之多若此，其防禦之嚴密可知，真所謂疊壘如置棋者矣。故淮軍此役死傷甚重，其名將程學啓即因攻此城受傷死。然太平軍所用以防禦者乃土鑄之大礮。此種大礮，宣統元年四月無錫漁人在皇陵墩河內曾撈獲一尊，即當時榮王廖發壽所鑄礮。而淮軍則用西洋新式開花礮以攻此城，於是利鈍不相及，遂爲所陷耳。

柒 翼王石達開曾祖母墓碑



【翼王石達開曾祖母墓碑跋】

右翼王石達開曾祖母墓碑，高一尺八寸，廣一尺二寸。今保存於貴縣翼王紀念亭內。達開廣西貴縣人，先世由寶東和平縣遷居貴縣。●迨金田發難，貴縣知縣張汝瀛令武舉覃安邦發其祖墓。●

民國二十二年秋貴縣修志局獲此碑於達開故居北山里奇石那幫村之荒澗中。昔忠王李秀成原供稱達開桂平白沙墟人，頗滋異說，今得此碑，可訂李供之誤矣。

碑中達開父輩爲昌字行。據民國貴縣志探訪稱達開父爲昌榮，據駱文忠公奏稿生擒逆首偽翼王石達開摺附錄石達開口供則稱其父爲昌奎。今查碑中並無昌奎之名，惟昌輝之音近之，簡又文先生斷「昌奎」爲「昌輝」之誤，蓋由清吏錄口供時誤聽所致。其論斷自有見地，然似不如並存異聞以待證之爲是也。

碑中子孫題名頗值吾人注意，如達開不避其父輩昌達之諱，而十七世子孫中有名榮科者亦不避昌榮之諱，此殊非士族禮教所許可。光緒貴縣志稱達開「家世業農」，達開口供自稱「自幼讀書未成，耕種爲業」之言，可與此碑印證。此碑樹於道光二十年，其時離道光二十四年洪秀全入

① 據石達開口供。

② 據光緒貴縣志。

③ 據所著翼王家世考。

桂傳教之年僅四年，卽距道光三十年金田起義之年亦僅十年，石氏之家世不過如斯，達開之出身亦不過如斯而已。世人猶有信梁啓超飲冰室詩話所載傳爲達開答曾國藩五首僞詩，以爲達開真個是「曾摘芹香入泮宮，更探桂蕊趁秋風……聲價敢云空冀北，文章今已遍江東」者，讀此碑當啞然失笑！

但達開家庭雖非士族，然爲富農人家。相傳其石馬山祖墓前樹有雙石柱，故老傳誦其聯云：「祖感龍靈垂澤渥，孫蒙山毓茁枝榮。」咸豐間已爲清吏所毀，今尙存下聯「孫蒙山」三字殘柱。此種制作，使非富農決無閒暇時光與富裕財力以從事於此種希圖富貴之迷信興建，而在貴縣爲尤然。考謝介鶴金陵癸甲紀事略石達開傳云：「家稍裕，天賊等欲爲亂，苦無資，開翼賊富，與南賊密訪之，妖言達開爲天父第七子當爲王，僞號左軍主將，翼賊遂信而惑焉，願以家資從事。」今證以此殘柱體制，達開之家蓋爲一富農之家庭爲信而有徵矣。

碑中尙有一處值吾人注意者，則達開兄弟之名是也，按此碑達開兄弟題名者凡十六人，皆以開字行，但考賊情彙纂金陵癸甲紀事略諸書所記達開諸兄，如稱爲達開兄之石祥石鎮石鎮石鎮，堂兄石鳳魁等均非以開字行，此必爲達開封王後，其兄弟因避其諱而改耳。

捌 銅礮銘

其一

太 重柒伯觔
天国丁巳柒年置造
平 粉叁拾兩

其二

太 重伍伯觔
天国戊午捌年置造
平 粉貳拾兩

【跋】

右銅斝兩尊。前者口徑三寸五分，身長三尺五寸，厚一寸三分，後者口徑三寸，身長三尺二寸，厚一寸二分，現均存湖北應城縣立圖書館中。此兩斝乃太平天国前期所鑄，其時尙未得蘇常杭嘉軍中猶未沾虛文之風，故此兩銘文辭簡樸，唯質實是紀也。

其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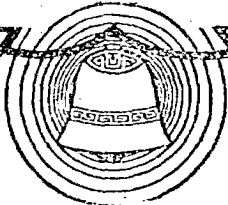
榮殿工部尚書游監造癸開十三年九月日立重七百斤

【跋】

右銅斝銘，宣統元年四月無錫漁人於皇婆墩河內撈獲銅斝一尊，上刻此銘，見清秉衡居士荷香館瑣言著錄。考太平天国官制各王屬下皆有六部尙書。此銘云榮殿工部尙書游監造，是此銅斝乃榮王慶發壽殿下工部尙書游某所監造也。其刻銘年月爲太平天国癸開十三年九月，卽清同治

二年九月，與永安設臺長樂、礮臺兩碑同年，亦同爲榮王屬下所作。太平天国前期鑄礮非無刻銘，然所銘者爲置造年月，礮重斤數及用粉兩數，乃爲應用起見。今案此銘不及用粉數量，而首記監造者姓氏，有刻銘紀功之意，與當初重質輕文之風異矣。至榮王廖發壽守嘉興要地，乃用此種土鑄大礮以與彼使用西洋新式開花大礮之李鴻章淮軍戰，其敗也固宜，余於永安長樂兩礮臺碑版中已論及之矣。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八月初版

太平天國金石錄

全一册 定價國幣一元四角

(外埠酌加運費險費)

編著者 羅爾綱

發行人 蔣志澄

印刷所 正中書局

發行所 正中書局

(2505)

校整
龍海

滬·本

2/2

6

607112



1/2 10 15 10 10

1.40

40002

2 • 4 0